釋慈利楚簡中的“（再）”（初稿）

（首發）

何義軍 吉林大學考古學院

1987年，湖南慈利石板村36號戰國墓出土了一批戰國楚簡，據當時的考古發掘者介紹，這批楚簡多“爲記事性的古書，内容以記載吴越二國史事爲主，如黄池之盟、吴越爭霸等等，可能與《國語》《戰國策》《越絕書》等某些記載相同”。[[1]](#footnote-1)隨後，《湖南慈利縣石板村戰國墓》《慈利楚簡概述》等文，[[2]](#footnote-2)對慈利竹簡的内容和性質進行了更爲深入地介紹。1999年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的《湖南考古漫步》一書出版，其中附有6枚慈利楚簡的照片。[[3]](#footnote-3)後來，張春龍先生對這6枚簡作了釋文和考釋。這6枚簡中，有一枚簡（下圖）張春龍先生所作釋文作：

既履弗宜一鼓而□□鼓而□三而

並考釋謂：

上古“”、“當”均從尚得聲，此處容或相通；“宜”字原文與《說文》“宜”古文下部合，戰國文字繁簡無定，此處極可能爲宜字。因爲有些字無法隸釋，整簡文意未詳，然非常接近《左傳·莊公十年》之“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”。[[4]](#footnote-4)

何有祖先生在《慈利楚簡試讀》中，將此簡釋爲：

既履勿（當）逃以坐，一鼓而勃，良（兩）鼓而□，三而[[5]](#footnote-5)

單育辰先生將張春龍、何有祖二位先生釋讀的“履”字改釋爲“前”，將何有祖先生釋爲“逃”的字改爲“是”。至於張春龍先生闕釋、何有祖先生改釋爲“良”的字，單先生認爲“字形尚比較清楚，何有祖釋爲‘良’，從字形上看，還有一定的困難，這裏我們存疑”。[[6]](#footnote-6)

按，張春龍、單育辰先生闕釋、何有祖先生釋作“良”的字，原作“”形，確實與楚簡中的“良”字不類。楚簡中有“”字，分別見於清華簡《攝命》簡3“”和安大簡《詩經》簡47“”。《攝命》的“”字，整理者隸定爲“”，謂其不識。[[7]](#footnote-7)網友“斯行之”認爲其係“”字之訛。[[8]](#footnote-8)程浩先生也懷疑“”爲“”字訛省，簡文中讀爲“載”。[[9]](#footnote-9)安大簡的“”字，所在文例爲“我念君子，寢載興”，對應今本《秦風·小戎》的“我念君子，載寢載興”，由此可知“”即“載”字。安大簡整理者謂其從“”、“食”聲，讀爲“載”。又疑其爲“”字異體。《說文·丮部》：“，設飪也。从丮，从食，才聲。讀若載。”[[10]](#footnote-10)馮聰先生引王磊先生說，認爲“”“”字當是在甲骨文“”字作（《合集》27042反）、（《合集》27152）的形體上省去聲符而來的。因此馮先生認爲“”字應該分析爲從（丮），從㿝，省去了聲符“才”，在簡文中可以讀爲“載”。[[11]](#footnote-11)

按慈利簡的“”字，上部從“”，下從“食”（或“㿝”），亦當釋爲“”。那麼，簡文中的“”字該如何破讀呢？前引張春龍先生文已指出，慈利簡本此句與《左傳·莊公十年》之“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”非常接近，其說甚是。“”字前後已經出現了“一”和“三”，那麼毫無疑問“”表示的是“再”。前文已經談到，“”字安大簡《詩經·秦風·小戎》對應今本《毛詩》的“載”字，而“載”字《韓詩》就寫作“再”。又《說文·丮部》：“，設飪也。从丮，从食，才聲。讀若載。”《呂氏春秋‧順民》：“文王載拜稽首而辭。”楊樹達云：“‘載’讀爲‘再’，音同通用。”總之，從語音和辭例上講，“”無疑應讀爲“再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楚簡中的“再”，目前所見，多用“”和“”表示。關於“”字，較早出現在上博四《簡大王泊旱》中，過去多釋爲“哉”，分析其中的“二”形爲“口”形之省。[[12]](#footnote-12)清華九《治政之道》簡21曰：“（一）而不已，其乃已，厽（三）而不已……。”整理報告將“”隸定爲“”，讀爲“二”。[[13]](#footnote-13)王寧先生指出“”：“疑讀爲再，字從二會意，聲。”蘇建洲先生讚同此說，並作了進一步補證。[[14]](#footnote-14)按此說可從。慈利簡的“”字，與“”“”相比，其右下明顯還多了兩橫，其中的“二”形與“”字中的“二”形構意應當相同，也就是說，“二”爲意符。由此反過來也可證明，慈利簡的“”字就是用爲“再”的。

附帶談談“而”後的“”字和“鼓而”及“三”前的字。楚簡中“”字或“”旁一般作“”（清華六《問於太伯》簡1）、“”（清華六《鄭文公問太伯》簡3）、“”（上博六《用曰》簡3）、“”（《包山》簡166）等形。將其與上舉“”字相比，不難看出二者是完全相同的，因而“”就應釋爲“”。再看“鼓而”和“三”前的字。此字漫漶嚴重，暫時難以準確釋讀，楚簡中“񄽵”字作“”“”等形，慈利楚簡此字似有可能是“”字。至於其中的“”和“（？）”字，究竟應該如何讀，尚待進一步研究。

最後，我們可以將此枚慈利簡的釋文釋寫如下：

一鼓而，（再）鼓而（？），三而

此句釋與《左傳·莊公十年》之“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”確有相近之處。不過，“”和“（？）”的釋讀尚難落實，簡本此句亦可能講的是軍陣進退，而與《左傳·莊公十年》所講不必完全牽合。

**附記：**本文蒙李琦師兄補充重要資料，謹致謝忱！



1.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慈利縣文物保護管理研究所《湖南慈利石板村36號戰國墓發掘簡報》，《文物》1990年第10期，第45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慈利縣文物保護管理研究所《湖南慈利縣石板村戰國墓》，《考古學報》1995年第2期，第173-207頁；張春龍《慈利楚簡概述》，《新出簡帛研究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4-11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《湖南考古漫步》，湖南美術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52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張春龍：《湖南省近年出土簡牘文獻資料略論》，載單周堯、陸鏡光主編：《語言文字學研究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25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何有祖：《慈利楚簡試讀》，簡帛網，<http://www.bsm.org.cn/?chujian/4344.html，2005年11月27>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單育辰：《〈曹沫之陳〉文本集釋及相關問題研究》，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07年，第131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捌）》，中西書局，2018年，第 113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《清華簡八<攝命>初讀》，簡帛網，48樓發言者斯行之發言<http://www.bsm.org.cn/bbs/read.php?tid=4352&page=3>，2018年11月21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程浩：《〈攝命〉首節芻議》，清華簡《攝命》研究高端論壇論文集，2019年5月31-6月2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，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中西書局，2019年，第105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馮聰：《清華八〈攝命〉“猷卜乃身”句解》，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網站，2019年9月20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詳見蘇建洲：《楚文字論集》，萬卷樓圖書，2011，第342頁、徐在國：《上博楚簡文字聲系（一～八）》，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432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黃德寬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玖）》，中西書局，2019年，第138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王寧說並見蘇建洲：《說戰國文字“再”、“兩”的字形結構》，簡帛網<http://www.bsm.org.cn/?chujian/8198.html，2019年12月25>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